



文学鲁手新锐文丛

方如卷

声铺地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方如卷

声铺地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声铺地 / 方如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6.5

(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ISBN 978-7-5329-5214-4

I. ①声… II. ①方…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0538 号

声铺地

方如卷

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68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 插页 / 2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5214-4

定 价 3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编辑说明

编辑出版《文学鲁军新锐文丛》，是山东省作家协会按照中央和省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部署要求，实施的一项文学战略措施，是围绕“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中心任务，发现文学新人、培养青年作家的系统工程。“文丛”第一辑、第二辑分别于2001年、2012年编选出版，入选的20位青年作家脱颖而出，得到文学界广泛关注，已经成为“文学鲁军”的中坚力量。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作家队伍建设，培养优秀青年作家，推出更多文学精品，在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省作协确定将“文丛”编辑出版工作制度化，缩短出版周期，加大扶持力度，并于2015年启动了“文丛”第三辑的编选工作。

省委及省委宣传部领导对“文丛”的编选工作非常重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守刚多次听取汇报，对编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红勇担任编委会主任，对编辑出版“文丛”提出指导性意见，给予了大力支持。

为保证“文丛”编选工作的科学性、权威性和规范性，省作协组成了由有关领导、专家等参加的编委会。编委会对入选青年作家的人员构成、文学导向的宏观把握、题材和体裁的合理布局、风格形式的丰富多样以及总体设计的协调统一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研究，确定了编选方案。

在各市、大企业文联作协和省作协各专业委员会及有关单位推荐的基础上,10月中旬,省作协组织专家对申报“文丛”第三辑的书稿进行了初评,评出19部候选作品。为确保评审客观公正,11月中旬,省作协又组织以中国作协和省外专家为主的评审委员会,经过认真审读、充分酝酿讨论,以实名投票的方式评选出10部入选书稿。经向社会公示后,最后确定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集入选《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三辑。入选的10部作品包括6部小说作品集、3部诗歌作品集和1部散文作品集,既有实力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也有崭露头角的新人新作,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是我省近年来涌现出的优秀青年作家代表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和重点推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征集作品时确定,入选作家原则上须为1974年以后出生,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在评选过程中,根据参评作家的实际情况,为确保“文丛”第三辑的总体质量,对入选的优秀作者在年龄上适当放宽。

近年来,山东文学界非常活跃,新人佳作不断涌现,这次编选难免有遗珠之憾。但我们相信,通过我们与全省广大青年作家一起努力,会不断向社会推出更多优秀的青年作家和作品,使“文丛”的思想品质和文学艺术水平不断提高,把“文丛”打造成国内有影响的文学品牌。

省作协领导班子成员和有关方面专家参与了《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三辑的编选出版工作。省作协主席张炜对“文丛”的编选工作提出了具体指导性意见。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杨学锋主持了“文丛”的策划、评审与编辑出版工作。省作协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李军,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葛长伟,省作协副主席谭好哲、李掖平参与了“文丛”的策划、评审与统筹。省作协副主席赵德发、苗长水、许晨,副巡视员杨发运、张丽

娜等对“文丛”的编选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叶梅、胡平、彭学明、冯秋子、牛玉秋、水运宪、大解、任芙康等著名作家、评论家参加了“文丛”的终评工作，陈文东、孙书文、丛新强、房伟等参与了“文丛”的初评工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对“文丛”的编选工作给予了指导。省作协创联部承担了“文丛”的征集和通联工作，省作协办公室承担了编委会的行政工作，省作协山东文学社承担了评审会的会务工作。山东文艺出版社对“文丛”的出版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谨向所有为《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三辑编选出版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付出辛勤努力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编者

2016年4月

目 录

子夜广场	001
声铺地	034
怨偶	048
清秋和小寒	060
过火的山林	095
看大王	138
号令一声	151
离峨眉	165
归乡记	176
星米	189

子夜广场

1

尽管《子夜广场》对欣然意义非常，可十几年前它诞生时，欣然却知道得很晚。

当然，那个时候欣然还不叫欣然呢。欣然本来的名字叫辛莉莉，来电台做主持人，便免去姓氏，叫了莉莉。那一年，莉莉二十三岁，连毕业前的实习都算上，也不过上了近两年的晚间娱乐节目，且一直是由一位声名远播的名主持人带着，在一旁见缝插针，充当捧哏。

《子夜广场》诞生在冬天，年终岁尾——欣然所在的电台，差不多每年都在这个时候策划节目改版。只是十几年前的那次改版动作稍显大些，因为赶上了初次推行节目主持人竞岗制。那些天，先是领导们忙活，一个多月，天天开策划会，一项项敲定好要设置的栏目，最终形成整个频道的节目改版策划表，再把节目表发下去，由每个主持人从中选出一两档自己想上的节目，在后面标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又收回去，由领导定夺，先民主后集中——热点的、都抢着要上的节目，大家各自提交文案竞聘；没人愿意上的节目呢，便要靠领导思想教育，从热点节目的落聘者中平衡调整了。

欣然同《子夜广场》的初相遇，便是通过那一纸节目改版策划表。

虽只是征求意见稿，但那表的内容已经很详尽了。每一档节目的名称、

时段、定位、所需主持人数量，甚至于绩效考评的评定标准、加班奖金的核算方式等等都标了个一清二楚。

欣然伸着脖子，到处寻找空隙探进头，和她七嘴八舌的同事们挤在一起，把那张策划表拖来拉去地看。后来，一拨又一拨的同事热热闹闹地签完了名，都散了，表便剩到了欣然手上。欣然站在那儿，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权衡掂量，在那表格的最后一栏，看到了《子夜广场》。

那时的《子夜广场》连名字都还没有，被写到最后是因节目时间最晚：从二十三点开始，到零点三十分全天播音结束。没名字，内容也只大致标了几个字：美文加音乐加热线。可就这么几个字，后面竟还紧跟了个比那些字的字号大出许多的醒目问号——很显然，这是一档连策划者们自己都没拿定主意的填空节目。和大多数同事一样，欣然需要好好掂量的是其他节目，她当然不会把自己的名字签到《子夜广场》的后面去。

不过，现在一晃十几年过去，坐在欣然当年所在电台资料室里的我，读过自己刚刚翻出来的那本上世纪90年代省广电厅内部发行、用于主持人交流彼此工作心得的《广电周刊》杂志后，却得以发现——欣然在初次看到那张改版策划表时，就对《子夜广场》萌生过好感。

她看到了它，并且，还在那儿发了会儿呆。两年后的一期《广电周报》上刊发了欣然的一篇发言稿，在发言稿开篇，欣然用这样的文字来描述自己和《子夜广场》的初相遇：“第一眼看到《子夜广场》，我就觉得它亲，那是一种惺惺相惜的亲近，因为我觉得，落寞地混杂在一档档已成型的节目中无人问津的它，和每天都工作在一大群名嘴同事中、总要深切地感受到压力无处不在的我，是一样的。我们，都因把握不好自己在群体中合适的位置，而显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

那篇发言稿写于1996年春天，推算起来，那是已成为《子夜广场》节目主持人两年多的欣然在用文字回望从前。不过，在我今天看来，当年写下这样文字的欣然有些矫情，因为我知道，欣然心目中的自己在人群中所处的位置，是根本没资格和《子夜广场》在众多节目中的位置相类比的——刚创办时的《子夜广场》，虽在“灯火阑珊处”，却并非“寂寞开无主”。而这一点，欣然本人是在和《子夜广场》照面没多久就已经清楚了。

之所以敢如此讲，是因为我妈妈——欣然当年的直接领导，她曾告诉过我，在欣然和《子夜广场》初相遇两三天后，在自己的办公室，她和欣

然曾有过一场谈话。

欣然是被单独叫进那间省文艺台台长办公室的。刚一进去，刚到我妈妈对面坐下来，几乎是听到我妈妈说出希望她能担纲主持《子夜广场》那句话的同时，欣然便再次看到了那张节目改版策划表。她发现，在那张已被各色人等的各色签名涂画得乱七八糟的策划表上，《子夜广场》的后面竟也已被龙飞凤舞地签满了名字。原来，彼时至少有五六个主持人在抢着要上这档节目，其中还不乏人气正旺、所办节目既叫好又叫座的当红同事。没听人讨论这节目啊，自己最后一次看到这表格时，这节目后面一个签名也没有啊。这么多人，他们什么时候决定了要竞聘这档节目？又是在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名字签到这表上的？妈妈说，谈话伊始，她注意到，欣然满脸疑惑。

“这是一档我为你量身定做的节目！”我妈边说话，边离开自己的办公桌，坐到欣然旁边的沙发上，拖过欣然的手，直视着欣然的眼睛，着重强调：“你知道吗，这次改版，只有这一档节目是我在设置时脑子里就明确了人选的！这人选就是你，莉莉！”

“莉莉，想想看，子夜时分，浮躁远去，正是许多人静下心来要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陌生的、不曾谋面的人们，隐秘的困惑以及心得，人与人之间建立在彼此信任基础上的倾听和诉说、分享和分担……对一个主持人来说，这是一档多么有魅力、多么有挑战性的节目。这样的节目，其他省市电台都在办，办得都非常火。我们算是起步晚的，但起步晚，我们才有经验，才可以汲取经验办出自己的特色！你发现没有，现在在播的此类节目虽火，节目样式却大致相同，最明显的就是主持人，无论男女，都年龄偏大。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理解是：因为大家对这类节目的定位已有了思维定势，好像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就该成熟、沉稳、有阅历、有见识，该是长者、智者、德高望重者。可是，把一个涉及面如此之广的公共媒体的主持人如此定位难道不是太天真了吗？你想啊，什么人才可以全知全能、包打天下？什么样的说话方式可以让一个形式不会大变的节目永保新鲜？现在，我要来办这类节目了，首先想到的就是打主持人特色牌！莉莉，我要让你低调出场，让听众耳目一新，让你年轻、坦诚、清新、有朝气的声音在大家想倾诉苦闷的夜晚出现，让听众感觉到轻松，激发出更多听众说话的欲望，由一个人、一个话题，引来更多的人、更多的话题，让更多的

听众参与，不断拓展我们节目的内涵，增强我们节目的分量……

“莉莉，对于你，我非常有信心！你的声音特点，你将近两年里上娱乐节目时表现出来的说话态度、立场，以至风格，都让我确信你将是这档节目主持人的不二人选！现在呢，你欠缺的无非就是自信，但事实上，不自信同样也是我倾向选你的原因。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希望××他们那些主动提出要上这档节目的人来主持？那是因为我更看重你的不自信！是的，不自信！我对你这种不自信的理解是，对工作的敬畏，懂得说话的边界和分寸。我们频道这是第一次开播子夜节目，我刚刚接到答复，已经申请下来了，我们可以开通热线了！莉莉，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每天要面对的情况会有多复杂，会有多少无法预料的、需要主持人现场去应对解决的状况。所以，我希望主持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从始至终都能保持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工作状态，而不是志得意满的熟练工……”

我妈妈是老播音员出身，一线播音做了二十几年，又转做社教专题近十年，才走到领导岗位上。扎实的专业功底，加上多年的职业习惯，使得妈妈早已将说话的技巧、功力化于无形。氛围气场的借用、情感气势的调度，对于她，常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而对听者，则会呈现出一种自然、妥帖、声情并茂，已臻浑然天成之宏大境界。我还记得，有那么几年，妈妈只要一张嘴长篇大论，无论抒情还是说理，永远都是言辞逻辑丝丝入扣，层层递进；吐字归音真挚饱满，声声入耳。

正所谓“咬字千斤重，听者自动容”，据妈妈讲，当年她和欣然的那番谈话，前后都没超过二十分钟。那一天，二十三岁的辛莉莉除了频频点头，总共只说出三句话，而那三句话的内容，还全是在急切地表示自己愿意勇敢迎接挑战的坚定决心。

半个多月后，W城人迎来了自己的1994年。在那一年，为了呼应城建系统为即将实施的光亮工程喊出的“让城市的夜晚亮起来”的口号，广电人喊出了“让城市的夜晚响起来”的口号。那年元旦，回响在W城上空的五条广播电波都不同程度地延长了节目播出时间。其中，只有我妈妈领导下的省文艺台的节目停播时间延迟至子夜过后，且播出的还不是成品的录制节目，而是主持人一周七天的现场热线直播。那当然就是欣然和她的《子夜广场》。

是的，欣然和她的《子夜广场》。在那之后的日子里，在我们的城市，这两个名字渐渐融合到了一起，很快便成了彼此的代名词。甚至于直到今天，依然还有人认为，他们是我省广播夜话节目的代名词。

不过，据我妈妈讲，尽管欣然后来以已确定了的该节目唯一主持人的身份参与了前期策划，但对节目名字的诞生没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

“我都记不清她起了些什么名字了，反正都是些极小资、极文艺腔的字眼儿，”妈妈叹着气和我重话当年，“不过呢，她倒是给自己改了个名字。我一直认为，那是她当年为《子夜广场》的诞生所做的最好准备。改名字是她自作主张，我没干预，也没和她讨论，因为我觉得改得还不错。我还记得，《子夜广场》刚开播时，她来找我审稿子，在稿子上签的名字就不再是‘莉莉’，而变成了‘辛然’这两个字。后来，开播后，她就正式开始用这个名字。不过，大约是过了半个来月吧，再审稿，这两个字又被她写成了‘欣然’。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改过，就这么用上了欣然这个名字，一用就是将近四年。直到后来，在为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而写的遗书上，她写下的也依然是这个名字。”

2

“妈，我不喜欢‘欣然’这两个字。确切地说，我不喜欢‘然’这个字，它在这儿表示的意思该是‘什么什么的样子’对吧？可你看，仅仅是样子，这不是欲盖弥彰，和前面那个‘欣’字唱反调吗？这岂不是在说，真实的情况根本就是不高兴！不愉快！不愿意！”

“阳阳，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总要把聪明才智用到这种地方？你是不是觉得不抠字眼儿、不挑出语病，就不足以证明自己有本事？不尖刻、与众不同，就担心自己发出来的声音不够响亮？”

酷热的夏日午后，空旷的广电大楼资料室里，除了能远远地看见门口有个正在分发报纸的后勤大姐外，只坐着我和妈妈两个人。

来电台翻资料，主要是因为我，我想探究一下欣然当年的自杀真相。

我今年读大三，本来考研是明年的事儿，可学文学的我，受一个学心理学的校友李晓风的影响，想毕业后报考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我看来，

能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人需要有广博的知识面，还要具备善于观察、有爱心、本性乐观等等品质，这些我都有信心，觉得自己对此有兴趣，也算适合。可后来，利用课余时间试着看了阵心理学的专业书，那些一味强调客观实证的方法，充斥着试验设计与分析的科学的文体范式，搞得我既辛苦又气馁。暑假回家，我把这苦恼讲给妈妈，她听了，也开始翻我拿回来的那些心理学的书籍。

过了几天，一个早晨，我还没起床，妈妈就来了。她很严肃地和躺在床上还睡眼惺忪的我谈起了欣然的事儿。她说，她自己也是在欣然自杀后才知道欣然是个心理疾病患者。而她本人，也非常想利用这个暑假陪我一直来回头探究探究这件往事。

翻资料只是这探究的第一步。那天我在资料室翻来翻去一下午，除了找到那期来之前妈妈就向我提到过的刊载有欣然发言稿的《广电周刊》外，便再无任何新发现了。这不能不让我心浮气躁，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我东挑西拣，什么都看不进去，却见打着陪我前来旗号的妈妈倒是兴味盎然，坐在那儿，随便拿起点儿什么，她都两眼放光，可以安静地看好半天。

我这人打小就怕我妈，她太严厉认真。就是借给我个胆儿，我也是不敢过去跟妈妈说想回家的，只能暗自叹气，在心里犯嘀咕——自己早该预料到的啊，出现这局面还不正常吗？妈这个人一到电台来，多有感觉啊！

记得那天上午妈妈还和我念叨说胃不舒服，怕是胃病又要犯了。可午饭后，从我们离开家向广电大厦迈出第一步开始，妈妈就立马变得神清气爽、步履矫健了。尽管没说什么，但她那压抑着的欢欣鼓舞我还能感觉不到吗？

就在刚才，我们进得楼来，本来已略显驼背的妈妈，腰板越挺越直，因为一路都要不停“笑纳”赞美。这赞美大致分两类，一类是赞她气色好，一点儿不显老；另一类则情绪更饱满，活生生要把我妈当成自己昔日辉煌记忆的寄托。他们大老远就夸张地叫着，跑过来拉住我妈的手：“真是怀念您在的时候啊！您还记得吗，那时候咱想开个听众见面会什么的都不敢早发通知，怕人去多了，现场没法儿控制。可现在呢，真是每况愈下啦，上网越来越方便，电视频道越开越多，现在咱广播的听众都快让人家给分流没了。嘻，您是不知道啊，咱电台都快改药铺啦，一天到晚卖特效药。我看用不了多久，咱主持人就得让位给那些江湖游医啦……”

“吴台长”，这是妈妈离休前的职务，现在又满走廊、满电梯间地被人大呼小叫；“老大姐”——一些年龄大些、看起来有职务的人则喜欢笑咪咪地这样称呼；当然了，还有几个怯生生的年轻人恭恭敬敬地称妈妈为“吴老师”。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称呼向妈妈热情致意，妈妈则一视同仁，红光满面地朝着不同的人点头，然后微笑着听他们滔滔开讲，只含笑点头或摇头来配合对方的长篇大论。偶尔对方说得过于夸张，她才插上一句半句轻描淡写的反驳：“哪儿啊，假的，我的头发都是染的啊！”或者，“不至于这么悲观吧？每个阶段还不都有每个阶段的问题吗……”

妈妈离休快五年了，刚才在路上她还和我说，自己一年多没到台里来了。可那有什么关系呢？离休后的她，和离休前并没什么两样，还是天天翻阅行业杂志，日日收听本台及外台节目、登陆本省及外省的广电网站。我们家也依然住在广电厅家属院，从前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对这电台里发生的一切，她不见得就比每天来这儿上班的人知道得少。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对这儿，我也不能说没有感情。因为毫不夸张地说，我就是在这儿长大的。

妈和爸在我上幼儿园时离异，后来爸就去了外地，在我们的世界里彻底没了消息——这都是妈告诉我的，因为除照片外，我没见过自己的父亲。现在的我，回望自己小时候的家，能想到的只有妈，还有就是她的单位，也就是电台。

从小到大，我的星期天、寒暑假，还有下午放学到晚饭之间的全部时光都在电台度过。最早还在旧大楼，最早广播和电视还不在一起办公，最早妈还没有单独的办公室，还得隔段时间轮值晚班来录制次日早晨播出的新闻。当然，最早也还没有这么多的部室、这么多的人……可是，无论怎么变，在我的印象里，电台大多数的人大抵都有着相同的面目——比如，无论男女，嘴皮子都特溜，都勇于、善于并陶醉于当众表达观点。他们开讲总是不拘场所，旁若无人，音量永远不低，言辞永远特色鲜明。有些人一张嘴，你简直怀疑他是在念新闻稿，要发布政令，因为腔调过于抑扬顿挫、有板有眼；有些人则是一定要让你自惭形秽的，因为他们那简直就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吐金漱玉，那么多精彩的成语俗语歇后语、妙趣横生的小比喻、神气活现的大排比，全都会乖乖地对他们俯首称臣，排着队从他们的嘴巴里圆润顺滑地鱼贯而出；还有些人呢，则可以当之无愧地被视为潮流的风

向标，因为他们说的话，无论是字词、腔调、甚至话题，全都那么活力四射、紧追时尚……

我还记得，小时候来电台，总能感觉到这儿有一股气场，让我有压力，自惭形秽。办公室、阅览室、食堂、楼道……我匆匆地从那些地方走过，只要周围有人开始讲话，我就本能地脸红、气短，恨不得立马人间蒸发。这直接导致我在自己的成长岁月里，好长一段时间一到公共场合说话就紧张，思路难以集中，周围一丁半点儿的风吹草动都能干扰到我。只觉得自己脑子里思路纷乱，太多的想法都迫切地想尽快倒出来，结果在喉咙口造成了塞车，直把我憋得脸红心跳。长大后慢慢好了些，但我却发现，再去电台，再听他们的海侃神聊，自己的心竟冷了，不但很难进入他们的谈话氛围，不再被他们的言辞牵着跑，还常常会在他们的高谈阔论中抽身而出，冷眼感慨，感慨那些话语的内容其实并没有外在形式那么可人，信息量不大，有价值的观点也不多。当然，对他们的巧舌如簧，我始终还是嫉妒的，只不过，对此的心结却变成：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和常人不一样，是不是因为长期的职业训练，让他们练就了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让无穷无尽的漂亮言辞和观点不必附着自己脑海中的思想，就可以汹涌澎湃地直抵他们的舌尖？

当然了，这只是这儿大多数人的面目。在这大楼里，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说起话来其实原本该算是自然的、正常的，在别的环境中一定会因司空见惯而被淹没的。但是，只因他们身处这座大楼，便显出了突兀的落寞和尴尬。这样的人大多年长，身份大多是制作部或发射台的技术人员。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欣然。我其实很早就见过她，只是没能把人和名字对上号，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想当然地认定她是搞技术的。

“阳阳，怎么刚开始就没情绪了？”妈妈好不容易从她的故纸堆里抬起头来，却是为了训我。

“你要有信心。妈不是跟你说过吗，欣然自杀这种事儿不是个案。1991年上海电台有个叫滕佳的主持人自杀；1994年北京电台《人生热线》的主持人温达自杀；1997年湖南经广电台《夜渡心河》的主持人尚能自杀……虽然这都过去快二十年了，但你重新从心理学角度去探究，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当然了，你也知道，妈妈对此看得也很重。欣然那么年轻，她

那么认真、那么勤奋，做节目那么用心……就是发生在我自己身边的事儿啊，我却毫无知觉地眼睁睁看着她走到那一步……阳阳，妈每次想起来，心里都非常难过……”

“妈……”我赶紧过去搂住了妈妈的肩。“我怎么可能打退堂鼓呢，妈，我是谁啊，万众景仰的吴音的女儿啊！”我向妈撒娇，“只不过……只不过我觉得，看这些以前文字资料的意义不大。你想啊，事情的发生都是热火朝天、剪不断理还乱的，可文字呢，文字的本性就是冷静、唯美、自圆其说。想通过文字来解释突发事件，毫无疑问会南辕北辙。我想每个喜欢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人，一定也都会像迷恋绝妙好词一样，迷恋用文字来美化自己彼时彼地的心境、立场……”

“打住，打住！”妈妈直朝我摆手，“你都忘了你自己从前怎么讽刺我的了？再发展下去，我看你一定会先于我发展成大话痨了！你们这些80后啊，简直就是为抬杠而生的。”妈妈拥我入怀，一时间眼睛也笑得眯成了两条缝儿。

我也笑了，因为我知道，妈妈训归训，但显然已被我说服。果然，没一会儿，我便听见埋头翻杂志的妈妈慢吞吞又发了话：“阳阳，你说的呢，也不是完全没道理。要是实在找不到什么，我们就只借那期《广电周刊》回家，等妈再琢磨琢磨，想想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3

“欣然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第一个和我谈欣然的是许叔叔，在他的新闻台副台长办公室。

那个下午，我比妈妈和许叔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一会儿。一推开门，就见桌子上摆放了不少据说是特意为我准备的水果。许叔叔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扯了根香蕉给我，说他还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香蕉。

许叔叔是我妈的老同事，一直在新闻部工作。记得小时候，妈妈在播音部当播音员，许叔叔在新闻部当编辑，隔段时间就能赶上一次共同值晚班。许叔叔这个人脾气好，待人周到。记得那时忙忙活活、进进出出的他，路过播音部办公室时，总不会忘记和在妈妈办公室里写作业的我打声招呼，

甚至还会过来说上几句话。后来妈调到文艺台了，我见到他的机会就少了。可他家和我家住一栋楼，偶尔遇上，他也总会停下脚步，亲亲热热地问长问短好半天。不过今天，我特意跑去见他，他却没如往常一样问起我的现状，而是热情洋溢地为我详细介绍起他为此所做的准备——比如，约今天见面，是因为广电厅每周二下午组织业务学习，他极少不去，大家一定以为他又去开会了，不会来找。不但不找，估计连给他打电话的人都会少很多。所以，今天下午，他这儿非常适合我们探讨问题。

笑眯眯地解释完，看我开始吃香蕉，许叔叔的神情渐渐严肃起来。端起自己那冒着热气的茶水杯，许叔叔走到窗前，慢慢悠悠地讲出刚才那句话，让谈话直接步入正题。

回头见我哑口无言，许叔叔苦笑了一下：“我可不是危言耸听啊，阳阳，你想想，为什么上个世纪90年代那么多夜话主持人自杀？而那时也正是各地夜话节目最火爆的时候。当然，在我看来，这种火爆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社会转型期，生活中的变数陡然增多，各种各样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承受着压力，有着自己内心的困惑，需要倾吐，需要疏导。可一个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它能处于什么位置？一个媒体的从业人员，何德何能，可以有资格、有能力担当大众人生向导？”

“许叔叔，听我妈妈说，您曾写过一篇关于电台夜话节目的论文？”

“是啊，阳阳，这也是你妈妈建议你来听听我看法的原因吧？”许叔叔又苦笑了，不过这次的苦笑里泛着得意。

“我记得很清楚，那篇论文的题目叫《现阶段广播夜话节目热中的冷思考》，是1997年欣然出事后我写的。我曾拿给你妈妈还有台里另外两个同事看过，但那稿子一直没公开发。因为我给厅里行业杂志的一位老师看过，他说题材太敏感，我就收了起来，没再投。可现在的事实难道不是明摆着证明了我当年论文的前瞻性吗？这些年，我不断在行业杂志上看到此类文章，而你也会发现，这些年许多城市的这类夜话节目都停播了，不停播的也规范起来——内容上，开始把类型分得更细了；运作方式上，也都是组建一个节目组来承担，尽量不再把所有的压力压在一个主持人身上。节目播出时，也试图通过增设延时装置等技术方法，来缓解主持人压力，同时保障节目的播出安全。”

“对啊，许叔叔，我也觉得欣然的事儿归根结底应该归咎于那类夜话